

||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||

礼教文明

中国礼教的现代性

司马云杰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礼教文明

中国礼教的现代性

司马云杰 著



华夏出版社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礼教文明：中国礼教的现代性/ 司马云杰著. —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15.6

ISBN 978-7-5080-8493-0

I. ①礼… II. ①司… III. ①礼仪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K892.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1855 号

礼教文明：中国礼教的现代性

作 者 司马云杰
特约编辑 增 慧
策 划 陈小兰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务有限公司
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×1030 1/16 开
印 张 14
字 数 240 千字
定 价 49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：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：100028
网址：www.hxph.com.cn 电话：(010) 64663331 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批判运动，也许再没有比对礼教的批判更激烈、更彻底的了。“礼教吃人”不仅已成为很多人认同的说法，而且几乎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现在提出恢复重建礼教，不能不使许多人感到错然愕然、不可理解。

其实，每一个古老民族进入文明时期时，不仅从宇宙结构秩序的均衡对称中获得了真理、正义、大美、崇高及自然法、国家等观念，凭着先天道德本性，从形上世界发展起了道德精神，而且发现了人性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弱点，即贪婪的物欲与情欲，于是为建立公共秩序，发展起了一种可改变这种弱点的教化形式。这在西方是基督教，在中国就是礼教。

基督教就是为了抑制人的物欲、情欲而制定的宗教。它通过使人向上帝忏悔，以抑制人性之恶，并通过心向上帝，提升人的宗教精神世界。虽然后来西方发展出科教文明，杀死了上帝，但由于支撑科教文明的实证科学本身存在着两大坎陷：一是实证科学所讲的一大堆话都是关于生物物理世界的，而在人生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上，一句话都没讲。因此，科教文明虽创造了庞大的物质世界，但却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；二是实证科学的知识都是在封闭条件下获得的，它用来开物成务，虽取得了很大成就，然却制造出大量不能生、不能化的物质元素抛向自然界，打破元素周期平衡，造成了生态危机。坎陷，即失落，即塌陷，即过失，即陷入困难险阻。现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，大多是原于科教文明的坎陷，原于科教文明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。这就是说，科教文明发展，杀死上帝，并没救活人；相反，它向生物物理世界的生杀掠夺，不仅打破自然界平衡，造成生态危机，而且造成人的物欲极度膨胀，情欲性欲野蛮复归，使人性之恶像魔鬼一样挡住了历史道路。于是西方不得不重新恢复宗教，重建上帝信仰。此西方离不开宗教者也。

上古时期，中国也是经过了宗教文明阶段的，但由于中国文化早熟，隐退了上帝，超越宗教文明，发展出一种礼教文明。这种礼教文明，到西周时

期，已发展出一套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化为根本内容的完备制度。礼者，理也，“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”。因此，礼教就是以天道法则、宇宙法则作为人的生命法则，使人获得性命之理，懂得做人的道理。它不仅以天道形上存在提升人的精神世界，使之“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”，而且抑制人性之恶，使人“奸声乱色，不留聪明，淫乐慝礼，不接心术，情慢邪辟之气，不设于身体”^①。因此，面对天下之乱，正如西方离不开宗教一样，中国也是离不开礼教的。远在孔子之前，管子就把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作为国之四维，讲“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灭不可复错也”^②。孔子继管子之后讲：“礼之所兴，众之所治也；礼之所废，众之所乱也。”^③孔子之后，荀子更说：“礼者，人道之极也”；“从之者治，不从者乱；从之者安，不从者危；从之者存，不从者亡”^④。

礼教者，人生之大端，国家之大柄也，讲信修睦，治人情，序人伦，建立秩序，和平天下，不可或缺者也。故《左传》讲“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后嗣者也”^⑤；《礼记》讲“礼之于正国也，犹衡之于轻重也，绳墨之于曲直也，规矩之于方圆”^⑥。有个学生问孔子为什么如此急于礼治？孔子正是基于国家治理与人性教化之不可少，说“夫礼，先王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。故失之者死，得之者生。《诗》曰：‘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；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’夫礼本于天，圣人以礼示之，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”；并从修身齐家治平的重要性上说，如要“坏国，丧家，亡人，必先去其礼”^⑦。由上也可以看出，中国几千年的治理，是怎么样离不开礼教，离不开仁义礼智之教的！

提倡礼治，并非反对法制；恰恰相反，礼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。“礼者，法之大兮，类之纲纪也；学至乎礼而止矣，是之谓道德之极”^⑧。

① 《礼记·乐记》。

② 《管子·牧民》。

③ 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。

④ 《荀子·礼论》。

⑤ 《左传》隐公11年。

⑥ 《礼记·经解》。

⑦ 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⑧ 《荀子·劝学》。

儒家提倡德治、礼治，并不反对法制。孟子讲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^①只讲礼教，只靠道德，而没有法律，是任何人都治不了国、平不了天下的。这也正是中国自上古就讲“强弗友，刚克”，“夔友，柔克”^②的原因所在。中国文化的礼法，皆是原于天道本体的，“天叙有典”、“天秩有礼”与“天命有德，天讨有罪”，皆出于天道法则秩序，人之为政，不过是“天工人其代之”^③；能代之者，惟获天道至德者方可。治国平天下，即使实行法治，亦“法不仁不可以为法”；惟以“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”^④者，方可为天下大法。此法者，德法也，它们在本体大用上是一致的。故我在《盛衰论》中讲“德法同原，大用一体”^⑤。德者，本也。法者，为治之具也。因此，实行法治，并不是像申、韩那样一切皆断于法，实行“严而少恩”的统治，而仍然是以隆礼尊贤、重法爱民为其根本的。因此，德治、礼治与法制是互补的，并不是矛盾冲突的。

几千年来，西方离开宗教不能治，中国离开礼教不能治。本书站在哲学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高度，将中国礼教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类型，从本体论、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，研究了礼教文明的性质、类型，及它在人性教化、道德提升、灵魂净化与人文疏解、秩序重建上的本体大用。本书的撰写，希望能在格致诚正、修齐治平方面有点用处，但能不能有用，尚有许多不可知的因素。书是写出来了，而且是与“吃人”之说相背而行的，有用无用、是好是坏，只好任人评说了。序此志此。

司马云杰

2014年11月5日于天通苑淡泊居

① 《孟子·离娄上》。

② 《尚书·洪范》。

③ 《尚书·皋陶谟》。

④ 《墨子·法仪》。

⑤ 《盛衰论》第317页，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绪论	(1)
一 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	(1)
二 辩证之至治，强国之根本	(4)
三 礼教：积重难返的回归之路	(7)
第二章 礼教是什么？	(11)
一 礼教是以道所设之教	(12)
二 礼教是安身立命之教	(17)
三 礼教是仁义礼智之教	(20)
四 礼教是圣制人性教典	(23)
五 礼教是一套文化制度	(26)
六 礼教是一种文明进步	(29)
第三章 论礼教文明与宗教文明	(33)
一 文明发展类型	(34)
二 西方宗教文明	(37)
三 中国礼教文明	(40)
四 礼教是高级阶段文明	(43)
五 礼教兴起的历史地位	(46)
第四章 科教文明的危机与出路	(51)
一 科教文明的两大坎陷	(52)
二 两大坎陷与两大危机	(54)
三 礼教广大悉备的知识体系	(57)
四 将小思维融入大思维	(60)

五	回归万物浑然一体存在	(65)
第五章	以礼教疏解人文焦虑	(69)
一	礼教疏解与宗教疏解	(70)
二	有效疏解与无效疏解	(75)
三	性命之理的知觉与重建	(78)
四	大德化民，醇厚民风	(81)
五	礼乐净化心灵大用	(83)
第六章	礼教文明与社会秩序	(89)
一	社会秩序与人性发展	(89)
二	彝伦攸叙是秩序根本	(93)
三	社会秩序与绝对精神	(96)
四	德法同原，大用一体	(101)
五	各安其位，消弭争斗	(105)
第七章	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	(111)
一	家庭：深远文化背景	(112)
二	家国一体的社会存在	(114)
三	修身为齐家治平之本	(117)
四	不修身齐家天下可治乎？	(121)
五	关键是自我的格致诚正	(125)
第八章	礼教文明与婚姻家庭	(129)
一	夫妇之道即天地之道	(130)
二	论礼教本于大一存在	(134)
三	论夫妇为人伦之大纲	(137)
四	礼教文明与婚姻的意义	(140)
五	夫妇互敬的礼教教义	(144)
六	婚礼废则夫妇之道苦	(148)

第九章 君子与淑女的人格魅力	(153)
一 《关雎》的诗教意义	(154)
二 何谓君子淑女的人格	(157)
三 相互倾慕的君子淑女	(164)
四 传统审美类型的意义	(169)
第十章 由礼教开出现代文明	(173)
一 重新定义现代文明性质	(174)
二 开出现代文明谁更有发言权?	(178)
三 礼教开出何种现代文明	(181)
四 以德主导各种力量运演	(186)
五 “廖天一” 高处安排去化	(189)
六 礼法合治, 重建文明秩序	(193)
附录一 礼教与宗教	(199)
附录二 诗书礼乐教化是国民教育当务之急	(207)
主要参考用书	(211)

第一章 绪 论

——诗书礼乐之教势在必行

中国近现代以来，关于传统文化，也许再也没有比礼教更被诅咒、被毁弃、被糟塌、被凌辱、被骂得狗血喷头的事了。“礼教吃人”几乎成了不问自明的真理，批判礼教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。“打倒孔老二，砸毁孔家店！”也是因为孔子提倡礼教，所以该打该毁。然礼教是一种文明，一种比宗教文明更高级的文明！礼教被毁，则是野蛮的复归、文明的扫地；礼教丧失，则是文明的丧失、国格人格的丧失！毁灭礼教，即是毁灭圣道，毁灭仁义礼智之教，毁灭政道与治道，毁灭中国文化之根本！专以利为本，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经世之道，以经济增长多少为政治指标，以贪利为人生普遍追求，以崇尚豪华为天下风尚，必然造成失本苟妄。此所以官民争利、官夺民利、民逼夺而相攘者也，以至于发展到了官以武力相威慑、奸佞小人肆意妄为而不避祸患。物欲的贪婪，造成了精神虚脱；虚妄的追求，使人失去了信仰和信念！此礼教破坏，世风日下，天下所以难治者也。

一 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

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，虽然主张蓄养，主张大畜，但这大畜，乃是应乎天以济天下者也。它必须立于中正之道，立于无妄之道的基础上。故曰：“有无妄而后可畜，故受之以《大畜》。”^① 无妄，就是实有是理。大畜，就是蓄养大道、正道，道德内充，享天禄而利施天下，并非独谋一身之利。因此，中国文化自古反对单纯地聚敛财富，反对剥削别人劳动价值

^① 《周易·序卦传》。

的所谓资本积累，而主张刚健、笃实、光辉、日新其德的蓄养之道，主张居正位，修政教，以刚健文明的礼教，抑制天下邪恶之心。故曰：“修礼者王，为政者强，取民者安，聚敛者亡。聚敛以招寇，积财以肥敝，危身亡国之道也，故明君不踏也。”^① 此亦是我讲“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”^②者也。

为什么“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”呢？因为治国、安民、平天下，并不只是盖几间房子、修几条马路、钱粮税收如何一类的事，也不只是经济增长、国防建设一类的事，而是通天下之志、安天下之业、断天下之疑、解天下之惑的事。要通天下之志，就要知道人民想什么，要求什么。这不仅要开物成务，以安天下之业，更要使人在宇宙浩浩大化中，于知觉主宰处，获得天道性命之理，解决信仰信念问题，以断天下之疑、定天下之惑。惟此，才治得了国，安得了民，平得了天下。这种解惑断疑的治国、安民、平天下，恰恰是个“以道立教”问题，是与礼教精神联系在一起的。毁掉了礼教，就等于毁掉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哲学，毁掉了国家民族的根本精神，毁掉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性命之理和安身立命之地，毁掉了他们寄托信仰与信念的精神世界。一个没有性命之理的民族，一个没有信仰信念的民族，一个没有精神世界的民族，于何处安身、何处立命都不知道，精神上如何能不虚脱！一个精神上虚脱的民族，则是没有根底的，不能刚健、文明、光辉、笃实生存的。古代有聚敛之君、取民之君、为政之君、修礼之君。为政不修礼，虽可以强，而不能安康。单纯发展经济而不修礼，单纯以税收如何、经济增长如何、GDP 增长如何为治世之道，无异于单纯地聚敛财富！单纯地聚敛财富而不修礼教，就会造成“聚敛以招寇，积财以肥敝”^③，造成腐败堕落，造成乱天下而难治的局面。此即韩诗所说“修礼者王，为政者强，取民者安，聚敛者亡”^④的道理。惟有修礼以统朝政，正法以齐百官，政平下齐，德泽乎海内，福祉归乎万民，才能国治、民安、天下平，建立起持久的社会法则秩序。故曰“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”。

人虽有“好是懿德”的道德本性，有追求自由、美好的先天本性，有

① 《韩诗外传》卷3。

② 见《大道哲学通书》第3卷第294~304页，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。

③ 《韩诗外传》卷3。

④ 同上注。

此本质的规定性，但人的这种本质规定性若经过道德涵养扩充，不经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化，还是不能成为道德人，成为有美好精神的存在者。这就像茧之性，虽可为丝，若不得女工沸汤纡理，抽其统绪，还是不能成为丝的存在；或鸡蛋之性，虽可为雏，若不得母鸡孵育，积之时日，不能成为鸡雏儿一样。因此，人虽有先天道德本性，但若不得圣贤明哲扶携，不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化，扩充以道，涵养以精神，则是不能成为大人君子、成为精神文明者的。故《诗经》不仅讲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；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”^①，更讲“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，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^②。人之先天道德本性，惟有经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化，涵养扩充其道德精神，才能成有道德的人，成为刚健、文明、光辉、笃实的存在者。故曰“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”。

人不仅有先天道德本性，亦有先天气质之性。人为天生，以天为本原，以纯粹天道法则为美好本性，但人之生也，若不和气相结合，不与气的质料相结合，则不能成为生命；而气则是有阴阳、清浊、刚柔、美恶的，人的生命一旦与气相结合，从结合那一刹那，从降生那天开始，其为先天本性，就是包含着阴阳、清浊、刚柔、善恶的。这就是说，人不仅有追求美好事物的道德本性，亦有七情六欲，有目欲视色、耳欲听声、口欲察味、鼻欲嗅香、体欲安而不作、衣欲文绣而轻暖的种种物欲情欲。它作为人的生存需要，无疑具有天然合理性，然其一旦陷入穷奢极欲的非理性，则转化为恶，转化为邪，转化为“内心黑势力”，转化为狂暴不羁的野性；而为了“恶”之实现，进而转化为腐败、堕落、淫乱，转化为社会恶行，转化为恶势力，以致发展为暴力、奸邪、无恶不作。因此，人的存在，如何使道德本性胜于气质之性，或者说，如何使气质之性成为道德精神气质，不仅有一个道德修养问题，亦有一个礼乐教化问题。若是人的德性不能胜于血气，处主导地位，而是处处以血气统之，人人听命于气，受血气支配，处于非理性状态，则社会必然总是处于追情逐物、呼啸狂奔、欲望扩张之中，处于沸沸扬扬、充满着矛盾与冲突之中，并演化为歪风邪气与种种罪恶。惟有德胜气，人的生命才听命于道德，使美好追求处于主宰地位，人人欲静、心平、气和，社会才能进入和平、稳定、祥和的状

① 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。

② 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。

态。此即张子所说“德不胜气，性命于气；德胜其气，性命于德”^①者也。治国者，要使人人“德胜其气，性命于德”，就必须加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化。故董仲舒对汉武帝说：“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。夫万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，其堤防完也。教化废而奸邪并出，刑罚不能胜者，其堤防坏也。古之王者明于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太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，渐民以仁，摩民以谊，节民以礼，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圣王之继乱世也，扫除其迹而悉去之，复修教化而崇起之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。”^②此可知“国无礼不治，人无礼不行”之重要也。

正是因为礼教有此顺性命之理、止人心邪妄的大用，故礼教文明是不可废的。礼教废，则物无统摄，事无机会，欲无以制，情无以节，亿兆之众，陷人物欲情欲汹汹的非理性，则天下不可治矣。此秦之时，非礼义，弃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略古昔，大灭圣道，专为苟妄，以贪利为俗，以告密为化，而造成天下大乱者也。

二 辩证之至治，强国之根本

治国究竟追求什么，现代化究竟怎么个化法？治国仅仅是追求自由、民主与法治吗？仅仅是追求经济增长、富国强兵吗？仅仅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之现代国家吗？仅仅是建设法制化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吗？难道这样就是无可争议的现代文明，照此就能建成世界一流的富强国家吗？

中国有五千年文明、五千年政治经验、五千年政治制度。一部《通典》未读，一部《通志》未阅，一部《文献通考》未看，仅凭对西方一知半解的自由、民主、法制，就妄想建立中国现代政治体制，建立所谓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的国家，并断言“制度领域传统文化没有发言权”，不觉得自己浅薄吗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与说法，礼教还有什么地位，简直是腐儒之见或一派书呆子气的胡言！要恢复礼教治国，对此理论与说法不可不深思，不可不明辨。

^① 《正蒙·诚明篇》。

^② 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治国平天下，不是骚人墨客的抒情，但也不是无知者的妄谈。中国文化没有“自由”的概念，但中国文化有追求“逍遥”、“自在”的传统，而且达到了“忘我”、“忘物”、“忘忘”的一往情深程度。它不是沉迷于无益的欲望之中，而是进入了“吾丧我”的崇高精神境界。中国文化没有西方简单粗糙的“选票式”民主，但中国文化有“选于民，荐于天”的神圣民主。至于法治，中国自古就不单纯追求法治，而是德治、礼治与法治相结合，坚持刚健、文明、正直之道，根据不同历史情势，实行“刚克”或“柔克”。至于法制，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所载，即是历代法典制度。它虽然不一定完全适合现代社会，然知变化之道，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啊！

至于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，自从有了“日中为市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”^①的贸易交换，就有了市场经济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，就有了市场经济制度。虽然古代没有今天发达，但市场经济与制度之建立，则并非自今日始。虽然现在商品经济发达，但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国际市场与制度，世贸组织所讲不过是一般贸易法则。现在国与国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各种自由贸易谈判还在艰难地进行，有的国家政治上捞到了好处，但在产品准入方面就是死死顶住不肯让步！哪来统一的国际市场与制度？既然没有统一的国际市场与制度，中国经济如何国际化，与谁接轨呢？这些理论说穿了，就是要中国经济与某个大国经济接轨，把中国经济变为大国的附属经济，把中国的存在变为大国的附庸；而所谓“国际化”、“全球化”云云，不过是“全盘西化”的翻版；而所谓自由、民主制度，不过是为少数所谓的社会精英或新权贵争取权力地位而已，并非真正要“政出于民”。中国完成这样的转型，不但国不能治，民不能安，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废，整个中国则变成了一个现代版的殖民国家矣。

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，无疑要发展经济、富国强兵，不然，就要受人欺负，更不要说实行诗书礼乐之教了。此乃立国之基础也。故曰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^②。但国家真正的强大，不在于仅仅财税积累、国防强大，而在于施行仁政，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。有国有天下者，克宽克仁，礼教及身而行修，及国而政通人和，政治清明，天下太平，人

① 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。

② 《管子·牧民》。

民幸福，德行天下，刑错不用，彰信兆民，兆民永怀，名扬四方，天下归之，成为人人向往的国度，像孟子说的那样：“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于王”^①，那才是真正最为强大的。故《诗经》说：“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”^②

若单纯发展经济，加强财税积累、国防建设，而不以礼教化成天下，则并不一定能保证长治久安、国运长存。中国历史上，有弱而亡者，有贫而亡者，然也有富且强而亡者，秦、隋即是其例。秦毁礼教，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渊以为固；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塞；信臣精卒，陈利兵而谁何？然而待陈涉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英雄云集而响应，山东豪俊并起，而亡秦又何其速也。隋朝赋税积累不能说不富，唐朝之盛，直到贞观之治，仓廩之富，尚比不过隋时。然隋无仁者之心与诚天下之意，用苏威假《周礼》以钳天下清议之口，散虎狼千万以攫贫弱之民，殚民之膏于权贵私囊，腐败堕落，人伦大逆，矫情悖理，暴虐天下，天下怨之，遂群起亡之。可知单纯发展经济，以财税积累、国防建设为要务，皆非治国平天下之根本。过去是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，将来也是这样。仅靠枪炮不足以维稳也，仅靠保安不足以安定天下也。没有礼教，没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化，单纯发展经济，以财税积累、国防建设为要务，不仅会走向聚敛天下财富，导致“召寇、肥敌、亡国、危身之道”^③，而且，没有礼教，没有仁义礼智之心，富而骄，必定走向腐败，强而骄，必定走向暴虐。

刘邦以三尺剑取天下，陆贾在他面前时时称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刘邦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、《书》！”陆贾回答了他一句很重要的话，那就是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”^④暴虐之时，为天下万民争生死，固然离不开武力。然取得天下之后，治天下时，总不能老是停留于战争时期的思维。刘邦破项羽，还军定陶，驰夺韩信兵权，拔抗命之权，塞动乱之源，天下始才安宁。文帝时，建立了以陈平为首的文官政

①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

② 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。

③ 《荀子·王制篇》。

④ 《史记·陆贾列传》。

府，完成了由军事体制到文官体制的转变，天下始有太平。武帝时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由韩、申之术，回归中国主流文化儒家礼乐之教，完成文化转型，始有汉朝四百年天下。这就是叔孙通告诉汉高祖“儒者难与进取，可与守成”^①的道理。

武力只是权力更替的工具，而治天下，理万民，没有化成天下的礼教，没有维系人际关系的礼乐文明，化民心于仁义礼智，沛然成风成俗，使天下彝伦攸叙、万事亨通，国家是不能长治久安的。民主、法制是很重要的，不然就不能保证政出于民与社会秩序，但“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，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，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”^②。因此，不要以为有了民主法制，天下就可治了，许多亵渎文明的事照样发生，法律管不了，但礼教可以管。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是很重要的，“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”，是中国自上古以来的传统，但不要以为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，经济发展、商业活动就有序了，投机倒把、哄抬物价、暗箱操作、牟取暴利，依然存在，没有礼教的商业伦理精神，还是管不了的。发展经济，富裕人民，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中国文化自古就讲“守位曰仁，聚人曰财”。但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了，人们富裕了，就太平盛世了！没有礼教，没有礼教的教化与涵养，开着豪华车，穿戴珠光宝气，住着豪宅别墅，照样粗野，照样不文明，照样制造罪恶。因此，中国文化不仅讲“守位曰仁，聚人曰财”，更讲“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”^③。自古以来，欲为政而存国家社稷，坚甲利兵不足以为武，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，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，惟行礼教，方可化成天下而经久不衰，由之则治，失之则乱；其道行，天下则治，其道废，则天下陷入乱世。故《韩诗》说：“礼者，治辩之极也，强国之本也。”^④

三 礼教：积重难返的回归之路

以礼教化成天下，不仅由之则治，失之则乱，而且是拯救社会积重难

① 《史记·叔孙通传》。

② 〔古希腊〕柏拉图《理想国》第340页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
③ 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。

④ 《韩诗外传》卷4。

返的必由之路。

中国历史上，遇暴虐之政，为天下万民争生死，当然需要武力；蓄养天下，恢复生机，自然要发展经济；禁暴止乱，惩恶治邪，固然少不了法律，但因长期的战争杀戮、世积离乱、社会不公等所造成的风衰俗怨、思想混乱与人性扭曲，则必须以盛德化钧、礼教化淳。没有大德施行天下，没有礼教化淳民风民俗，整个伦理道德、社会风气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。不论是在古代历史上，还是在今日的社会，这都是一样的。不同的社会问题，救治之道是不一样的：战争之危，军队救之；经济之危，资本救之；人心之危，礼教救之。

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治理天下，一般不曰“治天下”，而曰“化成天下”。中国文化虽讲“变化”，但实际上“变”与“化”是非常不同的：变则有形，化则无声。沧海桑田、阴阳消长、四时八节、逆顺得失，皆有形之变也；然其几微之变，不测之神，形不可以目睹，声不可以耳听，至精至神，妙万物而不可言者，无形之化也。圣人以礼教化成天下，乃是其顺阴阳之序，适人情性之宜，通本末之理，合天人之际，神而不速，缓而不急，潜移默化，润物无声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之治。此即董仲舒说武帝，礼乐教化“所以变民风，化民俗也，其变民也易，其化人也著，声发于和而本于情，接于肌肤，臧于骨髓”者也。礼教虽无刑法之威、兵家之强、商家之富，然其化人，则深入骨髓，浸入肺腑，则有不见乎显微而有化成天下之大用。故董仲舒说：“圣王之继乱世也，扫除其迹而悉去之，复修教化而崇起之。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。”^①特别是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化，乃是拯救的必由之路。

当今之世，虽然没有贾谊上疏文帝，陈政事，言天下之势，“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”，天下若“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”^②那么严重，但积重难返之势，亦是俨然存在的：改革开放，虽然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，然在改革中，一味儿地“向钱看”，造成天下之俗，贪财贱义，好声色，薄廉耻，淫辟意纵，社会失序，亲情之恩日薄，功利之求大隆。一切都苟合侥幸，以身设利，人谋之，我亦谋之，整

① 以上均见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② 《汉书·贾谊传》。